的時候，有時候北極偏向太陽，有時候南極偏向太陽。北極偏向太陽的時候，北半球受熱多，同時也是白天長黑夜短的時候；反之，南極偏向太陽的時候，北半球受熱少，也是白天短黑夜長的時候。因之在北極和南極的地方，各是分別有半年白晝和半年黑夜的長時期。反過來說，我們看太陽的運動，太陽在黃道上向東走，當牠由南向北經過赤道（當指投影的天球赤道）上春分點的時候，就是節氣春分的時候，這時候地球各地的日夜相等。當太陽達到最北的一點，就是夏至的時候，北半球白天最長的時候；當牠再由北向南經過另外黃赤道相交的一點，秋分點，就是秋分的時候；從此達到最南的一點，就是冬至的時候，北半球夜最長。

在上面地球自轉一節裏，說到太陽運動的速度不一樣。這有二個原因。第一、地球在軌道上的運動不均勻。上面說過牠掠過面積的速度是相等，那末牠最近太陽的時候，就走得最快，也就是我們看見太陽走得最快；最遠的時候，走得最慢，也就是太陽走得最慢。第二、太陽在黃道上的運動，對於我們赤道說，並不是祇有向東的運動，還有南北的運動，這也影響牠向東的速度。

四　歲差

上面說過地球的自轉軸，在天空間老是指一定的方向。這祇是粗疏的說法；細細觀測，軸所指的方向在慢慢地移動。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起因於地球赤道隆起的緣故。原來太陽的吸力，要把赤道和黃道合一，月亮的吸力也要使赤道和白道，即月亮繞地球的軌道合一。假使地球靜止不轉，那末牠赤道一定在黃道和白道的中間，黃白道的交角是五度。現在地球在自轉，依照迴轉運動（Gyroscope motion）的原理，黃赤道交角並不變動，不過黃赤道相交的春分點須得慢慢在黃道上向西後退。後退的速度，理論推算和觀測所得，很是符合，每年退五十秒，約二萬六千年轉一週。同時，地球的自轉軸在天空裏二萬六千年轉一個圓圈，圓心是黃道的極，半徑是二十三度半，就是黃赤交角。這個現象和兒童玩的陀螺，有時牠的軸繞垂直方向轉是一樣的道理。陀螺斜的時候，地心吸力要使牠倒下；因為牠在自轉，牠不倒下，保持這個斜度，不過牠的自轉軸得繞垂直線轉。

春分點每年向西退五十秒，天文學上叫「歲差」。我們平常稱貼近地球北極所指一點的星叫北極星。現在的北極星是小熊座，即小北斗，尾巴最後的一顆星，離正眞的北極約一度弱。因為地球的北極在天球上二萬六千年繞一個半徑二十三度半的圓圈，所以所謂北極星並不老是一個星，現在的北極星，過後慢慢離開實際的北極，也就不能再稱牠北極星了。由於歲差的現象，天上星體位置都要因之變動。星體的位置自身並沒變動，祇因為牠們的位置是依照赤道和過春分點的大圓起算的，現在既然春分點和北極都在變動，而赤道和北極的距離總是九十度，所以由這座標量出牠們的位置反而都在變動；各星體都在天球走一個半徑二十三度半的圓，這因為北極實際上在走這樣一個圓，而我們當作牠是不動的緣故。

有人不明白這層道理，把天上星的赤經赤緯和地球上的經緯度相混，以為地球上的經緯度也會大大的變動，並且還著文推論說，將來地球兩極會變成赤道，赤道會變成兩極，這是完全錯誤的。筆者當時就寫文指正。（見三十三年四月八日昆明中央日報。）

五　自轉軸在地球本身上的移動

地球上經緯度的變更，祇有自轉軸在地球本身上移動才會發生。假使自轉軸在天空間變更方向，並沒有在地球本身上移動，那末祇會發生星體赤經赤緯的變更，地球面上的經度是不會變更的。反過來，假使自轉軸在地球本身上移動而並沒有在天空間變更方向，那末祇有地面上經緯度的變更，不會有星體赤經赤緯的變動。

地球自轉軸有沒有這項在地球本身上的移動呢？有的，移動很小。這是一八八八年德人寇思殷（Kiistner）發現的。移動有二種，都是週期性的。第一種，地球的自轉軸的南北極，四百三十天繞行八公

慢在縮小，縮小到一個程度，又慢慢在加大；在這個螺旋圈上還要加上上面說過因章動而發生的二千八百個波浪。

黃角交角的變動，有沒有理由好說呢？理由是有的，不過太複雜了，太陽、月亮、其餘八大行星、小行星、和偶然光顧的彗星，都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實在不能細細說了。不過，總言一句，牠們的作用，都是依照牛頓的萬宇引力而來的。不要說地球星球是這樣，就是各位坐在此地，和每一個另外的人或物體也都在相吸；這不像電和磁，不分陰陽，不分男女，都是相吸；祇因為吸力太小，我們不容易發覺吧了。

下文講的幾個運動，也像黃赤交角變動一樣，並不是一兩個物體的作用，不再分別敘述牠們的理由了。

九　偏心率的變動

偏心率的大小，規定這個橢圓的形狀，偏心率愈小，愈接近圓，等於零，就是圓。上文說地球軌道的偏心偏是萬分之一六八。這個數值也在慢慢變動。長期觀測的結果，知道偏心率慢慢在縮小，就是慢慢在接近圓的樣子。二萬四千年後達到最小的數值，千分之三，那時地球和太陽的距離，一年四季幾乎不變，地球上四季的氣候，將要更有規則地變化。

一〇　地球軌道長軸的繞轉

地球離太陽最近的一點叫近日點，最遠的一點叫遠日點，二點的連線就是橢圓的長軸。現在地球走到近日點的日子是正月初一。不過這近日點並不固定，牠慢慢在黃道面上轉，換句話說，就是這根長軸在黃道面上轉，也可以說整個的橢圓在黃道面裏轉。假使近日點慢慢轉到黃赤相交的秋分點，那末地球過近日點就是秋分了；我們推得這日子在紀元前四千年。紀元一千二百五十年，地球過近日點在冬至；當時冬至，因為地球最近太陽，所以我們北半球的冬天要比現在和暖，當時夏至；地球最遠太陽，所以夏天要比現在涼快。

因為遠日點和近日點離太陽相差三百萬哩，所受到太陽的熱力，相差可達百分之十五，這對於四季很有影響。現在地球元旦過近日點，往後我們冬天要一年比一年冷些，夏天要一年比一年熱些。紀元一萬一千九百年，我們夏天將最熱，冬天將最冷。這是就天文現象說，自然氣候還有地方性的變化。最後到一萬七千年，又像紀元前四千年一樣，地球又是秋分過近日點了。這個週期是二萬一千年。有些占星家以為這個週期是我們地球上滄桑變幻的大週期，那時又要萬象更新了。這當然不過是一個臆說罷了。

一一　地球因行星攝動的運動

上面說過，任何兩個物體都有相互的引力。地球繞太陽公轉，另外八個大行星也在繞太陽公轉，各行星當然也要吸動地球。木星離地球四萬六千五百萬哩，比太陽還要遠，也能吸動地球幾碼的距離；另外其餘的行星也都在一刻不定的吸動地球，所以地球時時在受牠們的攝動；至於攝動的距離和方向，又得應用牛頓引力原理，照牠們的距離和質量而定了。

此外，牠們也都在吸太陽，假使牠們跑在太陽的一邊，合力相吸，太陽也得脫離原來的焦點，有些走動。這樣一來，地球也得因了太陽的走動而有些運動了。當然，這個走動是很小的。

一二　太陽在空間的運動

上面講地球的運動，都當作太陽是靜止似的，就是講到牠受到各行星的攝動。因而有些走動，也是很微小的。其實太陽何嘗這樣安分不動呢？太陽在天空間正以每秒鐘約二十公里，就是每小時七萬二千公里的速度向着赤經二百七十度，赤緯北三十度一點前進；全部太陽系的行星，小行星，彗星，衛星都被牠牽領着一起往這一點衝去。因此地球在天空中走的路線，大體上像一個鋼絲彈簧，一方面向前，一

寄託處是可見可聞可觀察的。科學的觀察，限於我們的感覺，所以生物學只能研究生命可觀察的現象，而無研究生命的本身。以往的生物學大半是動植物形態與功用的描寫。今日的生物學又增加了一方面的研究，那便是研究原生質是什麼。其實，這一個研究起始極早，只是一來因爲有機化學尙未到分析與合成有機物的時期，二來是生機論認爲生命與原生質根本是兩件東西，原生質的研究未必能尋到生命問題的眞諦，所以這研究便沒有積極的進行。

這五十年來的生物化學的進步是可喜的。許多方面——如維生素的化學，內分泌，生殖賜素的研究，呼吸作用的化學媒介等等，都有極重要的結果。在原生質的化學上，我們也漸漸地看到了許多新的事實。雖然，我們還沒到分析及合成原生質這一時期，但是原生質大致是什麼，我們已有了一個較顯明的概念。

原生質的化學成分是什麼？我們不敢十分斷定的說，我們也不必去猜測。大概原生質中包含着生質精，礫不化物，脂肪，水，無機的鹽類，維生素，以及其他有機物如細胞核酸(Nucleic acid)等等。在這許多東西中，水同生質精這二樣似乎佔着最重要的地位。其他的，我們不敢太決定的斷言是完全不重要的，但是至少是附屬於前二樣的。洛特(Lloyd, D.J.)在一九三二年曾經說過：「原生質的一切活動只須要兩樣東西，水與生質精。」似乎在這兩者之間，又有些分別，水是決定原生質活動的程度的，而生質精是決定原生質活動的性質的。而這兩者之間，水的多少，一半是受制於生質精，有的生質精分子可以多帶水分，有的便不能多帶。在肌肉的伸縮中，我們最顯着的看到水的分佈，完全受生質精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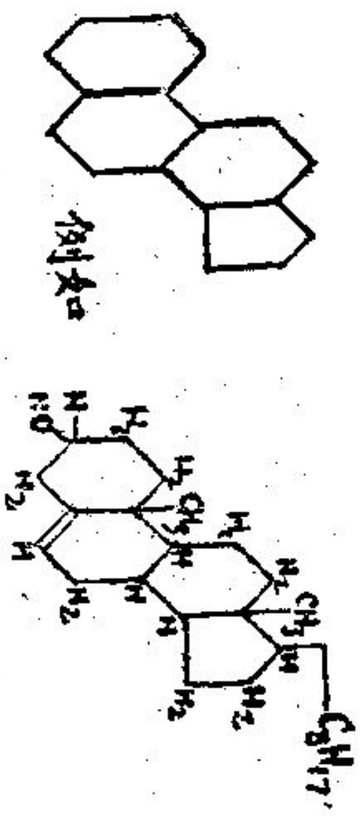
所以水比生質精又似乎稍遜一籌。水的作用是決定原生質活動的程度。水分多的時候，原生質的作用便活動的多。水分少的時候，原生質的作用亦因之減色。原生質的作用便是生理作用。水分增多，使原生質分子稀散，因此活動增加。水分減少使原生質分子緊合在一起，因此活動減少。我們知道氣體比液體較爲活動，液體比固體較爲活動，便是分子稀散的關係。水使原生質活動增減便是如此。平常，我們細胞中的原生質都是水分較多的。因此生理作用相當活動。頭髮，指甲，絲，以及別種的動物纖維(Animal Fiber)，牠們之中的原生質，水分極少極少。因此幾乎全無生理作用了。人類生時，以及在胚胎時期，水分佔百分之九十二，成年人水分便減少到百分之六十四，老年人的水分常在百分之五十左右。水分之減少，減少生理作用可見一般。有一位生理學家說過，動物年老時，血液幾乎乾涸了。

水，除了決定原生質活動的程度，當然也有別的作用。但是要說起水的生理作用，勢必要討論水的構造。今日的化學對於水的構造有許多學說，大致都是同意水不是一個簡單的氧化二氫(H_2O)，而是許多種分子合成的。在許多分子有單水(Monohydrone)雙水(Dihydrone)三水(Trihydrone)，有的還主張有慣性的分子(Inert Molecule)，更有的主張是四體形分子(Tetrahydrone)或是六體形分子(Hexahydrone)的構造。除了淨水以外，還有重水(Heavy Water)。既然本文所討論的只是原生質，這些問題只好割愛，留着以後寫一篇「水在生理上的化學」了。

我們既將原生質的二個重要成分中的水提開，以下便當專門討論生質精與原生質的關係了。生質精與原生質的關係，可以分四部份來說。第一、生質精的構造解釋了原生質種類的繁多。人的原生質與猴的原生質不同，猴的原生質與貓的原生質不同。這世上有幾萬萬動植物，便有幾萬萬種原生質。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解釋。但是，自從費雪(Fischer E.)發現了生質精是許多氨基酸(Amino acid)連接而成的以後，我們便漸漸地明白原生質種類繁多的原因了。氨基酸到現在爲止，已經有三十一種了。假如，我們只用二十個氨基酸，二個二個的配合起來，我們可以有四百種配合法，三個三個的話，可以有八千種配合法，十個的話，那便差不多有十萬萬種了。以二十個的話，那數目便可以驚得你不相信。假如氨基酸帶有附屬品的話，那數目便只合思議，完全不合實際了。從這一點上看來，新原生質的產生還是十

同樣的現象。絲狀的生質精，因爲氨基酸的連接改了樣子（折疊起來），因此縮短了。假如這折疊再進一步，那便成了球狀的生質精。我們可以從第二圖中看出，第二圖容易可以改成環形。我們從這裏也可以明白球狀原生質與絲狀原生質可以通變的原因。頭髮是從皮膚細胞中發展出來的。這一個發展，不僅是生質精的增多，同時也表示球狀生質精漸漸改成絲狀，而得了一個整齊的排列法。

第四，球狀生質精的構造使我們對於菲(Phenan-Threne)化合物的作用，得了一個解釋。所謂菲化合物，便是有次列化學構成的一類東西：



例如固醇(Sterol)類——其中包含膽石醇(Cholesterol)，還原膽石醇(Coprosterol)，麥角醇(Ercosterol)等等；維他命D；性分泌物——（雄性內分泌之 Androsterone，雌性之 Estrin，Estradiol，Pregesterone 等；酸麵——膽汁酸(Cholic acid)；生癌素(Methyl Cholanthrene)；心臟刺激素(Strophanthidin)；以及蟾蜍毒(Toad Poison)等等；這許多東西，作用完全不同，而其化學組成卻十分相似。我們一向不明白爲什麼他們都有同樣的構造。現在，從球狀生質精的構造上，我們看到這個化學構成的形式，與球狀生質精的化學構造形式，頗有相同之處。林起以爲這一個相同，便表示他們兩者之間容易合而發生作用。所以凡有這構造形式的，都是對於生理作用有極大的影響。而他們影響之不同，乃是因爲每個化合物所附帶的原子團(Radical)不同所致。

有的生理學家進一步推論，以爲這些化合物，都是間接的從球狀生質精中脫胎而出的。雖然，我們還看不出這改變是怎樣成功的。但是，他們的理由是這些化合物都是原生質新陳代謝的產品。我們假如認爲原生質中便是生質精，那麼當然這些化合物都是生質精改變而成的。這一個學說的證實，有待生物化學的研究。但是，在今日的一般生理學家，認爲這學說——生命系統說(Biosynthetic Theory)——已經頗有地位了。

最後，滲透毒素的研究證實了最低級生物的原生質便是生質精。自從一九三六年史丹雷 (Stanley W)，第一個把煙葉滲透毒素製成了結晶體，而發現這結晶體便是一個大的生質精分子以後，接着許多別的滲透毒素(Mosaic of potato, tobacco ring spot, tobacco necrosis, alfalfa mosaic, shope rabbit papilloma, chicke tumor, equine encephalo myelitis, yellow fever, taundice of silkworm, fowl leucosis)都給製成了結晶體。這些結晶體，假如再放在被寄生的動植物上，立刻重新生長，發展起來。所以，很顯然的這些結晶體便是滲透毒素生物的本身。因此，我們很可以膽大的說，生質精在這個情形便是原生質。也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到高等動植物的原生質雖然複雜，歸根結底，主要份子只是生質精，其餘的只是附屬於生質精的生理作用而存在的。生質精便是原生質這結論的進一步推論，便是原生質的特性都是生質精的。生長，生殖，適應，新陳代謝所以不僅是原生質的特徵，也就是生質精的性格。這些性格的產生，便是生命的起始。這些性格怎樣產生的我們不知道。正如我們不知道水的性格的產生（從氫與氧的化合中是沒法猜測水的性格的）一樣。我們只能說，當有機物的分子複雜到一個大的生質精分子的時候，這些新性格便產生了。我們願意放棄生機論把生命的玄妙處歸到化學的新性格上，我們同時卻認爲這些新性格是突創出來了。牠們象徵着生命，牠們的作用不是簡單的物理化學所能解釋的，而牠們的解釋卻包含着物理與化學。

本文曾兩度作公開講演，原題爲 The Chemistry of Protoplasm。第一次在華西五大學生物學討論會，第二次於化學會。此文係改編而寫成。

(三)蕩舟於辰巽之間。余認二三兩說，並非確論，例如從交阯洋至清華港，用未申針，若折半之，即單坤針。「然在針路中」，僅曰取未申者，具見其航向之不取未申中央即單坤也明矣。又如從赤坎山至暹羅之航程中，自眞嶼至大橫山一段，用庚戌針，此時航向，既不能取中央，更難蕩舟於二者之間，勢非先向西偏南（庚）行繼向西北偏西(戌)行不可。蓋由眞嶼至大橫山，須繞東埔寨海角耳(Pt. Camau)。

二　更

在西洋朝貢典錄之舊港條中，黃省曾註六十里爲一更，在海島逸誌之噶喇吧條中，王大海謂自廈島至嶼城(吧城)計水程二百八十更，每更五十里，伯希和根據黃註，推定一更約有二十五公里，其數極爲近似，而舟師考中更與「更」以明確之定義，謂準一晝夜風利所至爲十更。西方學者，因忽略「風利」二字，輒謂由更計里，難得確數，此言之不合事實，即可以針路中所載之行程辨之。例如從崑崙山至六坤，用辛酉針，計二十八更，即共行七百公里，余以愛丁堡地理研究院印行之南洋地圖核之，方向距離，兩均相符。余初疑其偶然巧合，不足爲憑，乃再以他條試之，如從崑崙山，用坤未針，三十更取斗嶼，又用丁午針，五更取彭亨國，此段行程共計八七五公里，核以上述地圖，由崑崙山至彭亨港口之 Pekan（余考爲梁書扶南傳中之毗騫），確有如此距離也。余謂舟師考中之針路，係經驗之結晶，其理在此，然諸地間之距離短，針位變動多，或以交阯洋七州洋等爲出發點時，則每不正確，因此余就針路所述，姑可得一結論：即凡直航與長距離之行程，其向與更，類多同今圖符合，如沿海岸行，或循淺沙島嶼，或以大洋爲起點，則因彎曲轉折，難測定所之故，其向與更，證之今圖，則有出入。至風向與航速之關係，反並不嚴重，蓋昔日海舶南行，必俟汎風，故自閩粵往，恆在陰歷十月至一月之北風時期，自南洋回，恆在陰歷四月至七月之南風時期，我人試究鄭和歷次下西洋之時日，足爲此說佐證。

三　地名還原

南洋今昔地名之閩南讀音，實有研究必要，苟能綜合而博考之，或可推定最初移殖馬來細亞之華僑係閩南人也。東西洋考針路中之地名，其來源至爲複雜，惟以著者之籍隸閩南，則其中涵有不少閩音地名，毫無疑問。茲就閩音特殊之點，舉例簡述分錄如次：(一)B輒讀如M，故 Surabaya 閩僑統呼泗里末（海島逸誌作泗里貓），簡稱泗水。Bogor 讀如茂物，Lombok 讀如龍目，Tuban 譯爲猪蠻（即杜板，惟此非閩南音），余疑 Bombay 之譯爲孟買，亦出於閩南人也。至 Mun 或 Men 之讀如「文」，則M轉成B矣。(二)D輒讀如L，L有時讀如N，因此D間可轉爲N，而L與N間或互通，如巫語 Durian 名果也，華僑呼曰榴槤，巫語 Datu 首領也，華僑呼曰那督（此名已見東西洋考思吉港條）。巫語 Larak 退散也，譯爲那剌（見瀛涯勝覽爪哇國條），而地名之例，更俯拾即是，茲舉普通者言之。菲律濱南部之大島 Mindanao，閩僑呼爲棉蘭老，島南日人盤據已久之 Davao，閩僑呼曰納卯或撈卯，Nakorn 即六坤之對音，Menado 即萬鴉老之對音，喃壓哩（見島夷誌略），南浡里，那沒喫（並見瀛涯勝覽）即 Lambri 或 Lamuri 之對音。又 Banda 譯爲萬澗，Tidore 呼爲地羅(並見海島逸誌)等均是。(三)p在U或O之前者可讀如K，故 Pulau（島）得轉爲 Kulau 或 Colao，東西洋考中之古老石，即其對音，意謂島石也。(四) Ta 與 Da 之讀音每不分清，閩僑常譯以「礁」，粵僑輒譯爲「打」，伯希和就島夷誌略中之假里馬打(Karimata)一名，謂足證近代讀「打」作 Ta 之說，未必可恃。余疑假里馬打之譯名，乃汪大淵得自粵人者，今巫語 mata-mata（警察），粵僑譯爲「馬打」，可爲明證。在針路中之吉寧馬礁，亦即 Karimata 之對音也，又 Kedah，粵僑曰吉打，閩僑曰吉礁，均屬此例。(五)H可讀如F，故 Johore 曰柔佛，反之，F可讀如H，故 France 曰和蘭西（見海島逸誌）。(六)地名之R收聲者可轉爲N，故

載：謂「都公者，相傳爲華人，從鄭中貴抵海外，歸，卒於南亭門，後爲水神，廟食其地，舟過南亭，必遙請其神，祀之舟中，至舶歸，遙送之去。」韓槐準先生謂都公即諸書志海南條內著錄之舶主都綱廟（詳見南洋學報一卷二期大伯公考），極具卓見。余意「都綱」「都公」均「舵工」二聲之轉，今巫語 Tokong 與 Tekong 二字均出華語，前者解爲神廟，後者解爲舶長（即駕舟者），其地位僅次於舶主（即船之所有人），且後字在 Wilkinson 之巫英詞典中，註明源出華語之 Tuikong（大工），即舟師也，故所謂都綱都公云者，質言之，舟人以舵工爲神，祀之而已。由烏豬山用單申針，十三更取七州山七州洋，七州山今七洲羣島，元前稱九州石，在西文地圖中稱 Taya 羣島（此字巫人對其妻之親長（妻之父母除外）之尊稱），去海南島東北隅密邇。七州洋通作七洲洋，其名始於元代，顯因七洲浮海面得名，係指海南以東，西沙羣島以北之洋面，原註謂「稍貪東，便是萬里石塘，即瓊志所謂萬州東之石塘海也。」東應謂東南，此石塘西人稱 Paracels 羣島，即西沙羣島。萬州今萬寧縣，按萬里石塘之名，並見元史史弼傳及黃衷海語，在後書中並謂塘在烏潭獨潭二洋之東。又謂塘東南有萬里長沙，是即西人所稱之 Macclesfield Bank，準此，石塘與長沙不宜相混。由七州山，若往交阯東京，用單申針，五更取黎母山，山在瓊州定安縣南四百里，此時船應駛至石塘與海南之間，即可遙見黎母山峯（高五四四五呎）處，由此用庚酉針，十五更取海寶山，以其向與更察之，當指虎島（Tiger），由此用單亥針及乾亥，質言之，即轉向西北及偏北行，望塗山海口，疑即廣平（Quang Binh）（此地今華僑稱龍海 Dong Hoi）海口，由此方向不變，五更取雞唱門，即安南雲屯海門，疑指河靜（Ha Tinh）（華僑稱和定），其地今屬安南，於明時隸交阯東京也。

又從七州洋，實即從七州山，用坤未針，三更取銅鼓山，即今海南島東北隅突出之銅鼓角，別稱銅鼓咀，原註引廣東通志，謂在文昌東北，信然。由此仍用坤未針，四更取獨珠山，又名獨豬山獨州山，海語作獨潭，今稱獨州嶺，西人稱 Tinhosa 島，島所處之海，稱獨珠洋，實七洲洋之一部耳。由獨珠山再用坤未針，十更取交阯洋，繼續用坤未針，取占筆羅山，便是廣南港口而至廣南。此交阯洋與占筆羅山之間，有向無更，足證二者距離之近，故此交阯洋即指占筆羅山所在之洋，質言之，自獨珠山用坤未針十更取占筆羅山而已。按占筆羅山即伯希和根據費耽入四夷路程中之占不勞山而考爲 Cham Colao 者是，亦即海語中之占壁嚩，此 Colao（島）一字，西人拼寫殊不一致，係出巫語之 Pulau，即不勞畢羅等之對音。據黃衷所記，成化二十一年，明廷遣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册封占城時，途次交阯之占壁嚩，誤觸鐵板沙，舶壞，二使溺死，同行之軍民千人，亦死去十九，二年後生還至廣東者僅二十四人（詳見海語卷三鐵板沙條）。余疑此鐵板沙即指萬里石塘西南之月芽沙（Crescent Chain）或明暗礁（Discovery Reef）。廣南即今安南之 Quang Nam，其港口係 Fai Fo（華僑今稱新關）地方之帶江口（Cua Dai）。

又從交阯洋，用未申針，三更取望瀛海口，入清華港，原註漢爲九眞郡，隋唐爲愛州，交阯爲西京，國朝（明）爲清化府。余疑此交阯洋應仍指占筆羅，由是清華港必爲廣義（Quang Ngai），其港口即望瀛海口，若此交阯洋指東京灣，則望瀛海口疑係 Ne 島（即 Hon No）。清華應指 Thanh Hoa（華僑今名新和），如是與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一所誌者合，蓋愛州（清華）之南二百五十里爲演州（Vinh），演州之南一百五十里爲驩州（即河靜），其距離大致與今相符也（參閱馮承鈞譯交廣印度兩道考）。若此交阯洋泛指今沿安南之洋面，則望瀛海口顯係衙莊（Nha Trang，華僑名芽莊），清華即今 Khanh Hoa（今華僑仍稱濟化或曰慶和），惟其地於十六世紀之時尚屬占城，而不隸交阯也（占城勢力曾拓地至歸仁 Quin Hon）。因不能決，姑並存之，但第一說或是。

又從交阯洋，取小長沙海口，入順化港，此段無向無更，余疑交阯洋應仍指占筆羅，由是向西北行，約一百二十五公里（五更），可

亦在此，此岬與其南之 Vert 岬遙對，兩岬形成一灣，名 Van Phong，灣內有三嶼，其較小之最南一嶼，殆即圭龍嶼。據張燮註，煙筒山為交趾占城分界處，據黃衷言，上峯巒屬交趾，大致相符，由是可知前述之 Khanh Hoa，其時必屬占城無疑。羅灣頭必為賓童龍岬(Padaran)，其內便是藩籠，應即占城當時之首府。

自羅灣頭，用坤申針，五更取赤坎山，應係藩切(Phan Thiet，華僑曰冰切)或 Kega 角，菲列浦斯處赤坎於 Cap Saint Jacques(華僑名頭頓)，雖與前聞記所載勉強可解，但赤坎以後之地名即無從安置；且從頭頓至崑崙之距離(約二百公里)，亦未免過近，故不足取。按前聞記，謂五月十日(由滿剌加)回到崑崙洋，二十三日到赤坎，二十六日到占城，準此，自崑崙山至赤坎為十三日，赤坎至占城為三日，前者需時如是之多，想必實緣久泊崑崙之故。然下段之針路，謂由赤坎至崑崙需十五更，即約有三百七十五公里也，是以應置赤坎於藩切或 Kega 為妥。由此用單申針，四更取鶴頂山，此即頭頓，原註謂洋中有玳瑁洲，疑指頭頓直東之 Corsair，或名主教礁，若往東埔寨，在鶴頂山分路。由此用單庚針，四更取柯任山，此時船旁湄公河口行，以流洲之多，河口紛歧，航行極難，眞臘風土記謂舟人以尋港為難事，至今未變。余疑柯任山應指湄公河西南第二口(由東南向西南順數為第四口)處突出之巴地(Baria)，入口即茶榮(Tra Vinh)，旁有一狹長之沙洲，當即毛蟹洲也。風土記謂港凡數十，惟第四港可入，應亦指此。由是上溯湄公，可達柬埔寨十五世紀時之首都金邊(Pnompenh)。自交趾洋至柬埔寨之航程，距離雖間有參差，但方向則完全與今圖相合。

又從赤坎山(藩切或 Kega 角)單未，十五更，取崑崙山(Pulo Condor)，用單庚及庚酉，三更取小崑崙，察其向，計其程，必為 Two Brothers，用庚酉及單酉，八更取眞嶼，此決 Pulo Obi，原註謂在眞嶼附近尚有假嶼，疑是 Falso Pulo Obi，惟此二者之間相距尚有八十公里為不合耳。由眞嶼，用庚戌針，五更取大橫山，此時船先向西偏南行，繼向西北偏西行，質言之，即繞柬埔寨角(華僑稱金歐)，故大橫山必為 Pulo Panjang，意謂長嶼，船在大橫山南邊可見之小橫山，應為長嶼東之一小島，由小橫山，辛戌十更，單戌十更，乾戌十更，取筆架山，此時船應進入曼谷灣(Bight of Bangkok)(非暹羅灣 Gulf of Siam)。由筆架山，壬亥五更，取陳公嶼及黎頭山，用壬子，五更取圭頭淺，余疑此四嶼盡在曼谷灣中。菲列浦斯謂筆架山為 Triple Peak，黎頭山為 Chulai Peak，疑非本針路中之筆架與黎頭，因菲氏所言者，在萬崙灣(Bandon)之北耳。按長嶼之北不及百公里，尚有 Pulo Way，依三十更之距離論，亦斷非筆架山今據普通地圖，在曼谷灣中有比較著名之四小嶼，Liant 岬旁之小島或 Koh Kram，疑是筆架山，Koh Lan 疑是陳公嶼，Koh Pai 疑是黎頭山，Koh Si Chang 疑是圭頭淺，由此用單乾，三更取竹嶼，此必為湄平(Me ping)(今湄南)河口之小島無疑。由此用壬子及乾亥，沿山坤申，而達暹羅之舊都阿瑜陀耶(Ayutia)(華僑曰大域或軍告)，按湄平下游，曲折甚多，故由竹嶼至暹羅屢變其方向也。在暹羅下，原註為古赤土及婆羅剎地。赤土許雲樵先生考為宋卡，蘇繼廎先生謂音同羯荼，甚是。婆羅剎應即隋書赤土傳之波羅剌，疑係 Pulau Laut，而赤土西界之婆羅娑，則決為 Baruas。

余書至此，有一重要問題，亟須一提。計自 Cham Kulao(占筆羅)起，至 Pulo way 止，沿途所經島嶼，幾盡出巫名，故占人(Chams)與馬來人(巫人)間，究竟有何關係，是值得注意之點也。

又從崑崙山，用坤申及庚酉針，三十更取吉蘭丹(Kelantan)，原註謂「即大泥港口，用坤申七更入港，是大泥國，」此註顯誤。按大泥港口應指古打巴魯(Kota Bharu)與遮北(Tumpat)間之港口，實言之，即吉蘭丹河口也。坤申針應係乾戌針，入港之港應為 Saibura 河，是即鄭和航海圖中之西港(此名必為閩南音)。由是入口可至大泥國(Patani)，或再由西港，向西北行，繞大泥岬(Tanong Panani)，折向西行，入大泥河，則可至大泥城，蓋地圖中尚留有 M. Tani 之

又從彭家山（Banka），用辰巽針，十更，收進峽門，此門當指Gaspar 海峽，若以進峽門爲邦加海峽，則方向更合，乃用丙巳巡（轉）坤身，七更見三麥嶼，應爲邦加東南或西南之小島，過嶼用單丁及丁午五更，單未五更，取都麻橫港口。據 K. V. Spruner 著之歷史地圖（一八五六年版）第十五與十六世紀之一幅，誌有沿蘇門答臘東南岸在 Lampong 境內，有一河及河口，均名 Tulumbayang，是必都麻橫之對音無疑。由此用單午針，十更取覽邦港口，是即Lampong，今稱南榜，原註謂港外有小嶼，名奴沙牙（待考）。用丁午三更取奴沙剌，殆指 Zutphen 羣島。又用丁午針，三更至錫蘭山港口，此必萬丹灣內之 Serang。由此用丙巳針，六更至下港，即今萬丹（Bantam）無疑。按爪哇島東西狹長，十五世紀初，中國與爪哇之貿易僅限東部，迨張燮撰東西洋考之前，中國與爪哇西部之貿易亦甚發達，而吾國習俗以東爲上，故稱爪哇西部曰下港。原註謂舶人亦名順塔，是必 Sunda，今稱巽他海峽。再進入爲咖喇吧，乃 Kalapa 之對音，椰子也，海島逸誌作噶喇吧，音亦留巳，即今吧達維亞（Batavia）。

又從滿剌加國五嶼，分路入蘇門答剌，此指蘇門答臘北端之 Samudra（其港口在 Pasai 附近），非 Sumatra 也。用單乾針，五更取縣花嶼（Bukit Jugra）（據密爾斯根說），用單戌針，過淺，此指縣花淺（South Sands），在滿剌加海峽指南（Malacca Strait Pilot，一九二四年版）中載有不列顛海軍領港，謂此淺係海峽中最危險之部份，船行宜慎，過淺後，用辛戌針，四更取雞骨嶼（Aroa Is.）（據密爾斯根說）。有謂「雞骨」係出於爪哇語之 Gecko（壁虎）（暹語稱 Tuk-kae，潮僑呼曰「刻苦」，均因叫聲得名），殆附會耳（按閩南人讀「雞」曰 Koo-ĝ，「骨」曰 kut）。由此用乾戌針，十更取雙嶼（The Brothers）。仍用乾戌并辛戌針，四更取單嶼（Pulau Berhala）（以上二名均據密爾斯根說）。繼用辛戌針，十更認亞路，此即 Aru，由是用壬亥及乾亥針，若離山（應指繞亞路灣內之島而言）用乾戌針，十五更取巴祿頭，此必金鋼角（Diamond pt.）（Perlak）。原註中之九州山，實指 Pulau Sembilan，位霹靂（Perak）河口，應置於雙嶼之後，而不應置於巴祿頭下也。由此用單亥及乾戌針，五更取急水灣，此指 Telok（灣）Semawi。由此用辛酉針，五更取暗齊國（Acheh），原註謂即蘇門答剌國，是。

又從玳瑁洲，用丁未針，三更取東西董。按在鄭和航海圖中，過孫姑那（Singora）後，有玳瑁嶼一名，應指暹羅灣中之 Koh Tao，海語暹羅條內，過崑崙山（即崑崙山）後將至暹羅之前，有玳瑁洲一名，應指曼谷灣中之一島。凡此均非本針路中之玳瑁洲，余意此處之玳瑁洲，必爲從交趾洋至東埔寨時所舉之玳瑁洲，即前疑爲主教嶼（Corsair）者是。東董山與西董山並見元史史弼傳，格侖威爾疑前者指 Natuna 羣島，後者指 Anamba 羣島（見格氏 Notes），由是從玳瑁洲至東西董之方向甚合，惟距離太近，若三更而係三十更之誤者，則完全相符矣。原註謂從西董過船，用單丁五更，丁未三十更，取失力大山，余意西董應爲東董，否則方向不對，蓋失力大山必爲婆羅洲西端之惟一高山 Mt. Poe（高六千呎）也。海錄中之息力大山，馮承鈞先生注爲婆羅洲西部之，Saribu Saratu（解爲一千一百，見馮注海錄），應亦指此。近山，用坤未針，五更取馬鞍嶼，此應爲Tambelan 羣島中北方之一島。由此用巽巳針（注意方向之轉換），五更取塔林嶼，此必 Tambelan（爲羣島中之最大者，且在最南），原註之老古石，係古老石之誤（見前）。由此用辰巽針，三十更取吉寧馬哪山，此即 Karimata 之對音，而「哪」必係「礁」之訛也（見後）。由此用單巳針七更，單丙六更，取勿里洞山（Billiton），今稱勿里洞。由此用丙午針，十五更取吉里問大山，是即 Karimon Java（原註之老古淺必係古老淺）。由此用辰巽四更，取保老岸山，原註謂山與吉里問相對，俗訛呼巴哪大山，頂聳五峯，雲覆其上，故必爲Japara 附近之 Gunung Muria（高五、八三六呎），共有十峯，雲覆時，未必爲舟人所見（參閱王家吧城藝術科學學會會刊七十七號

Bandjer，或名 Baniito，原註謂是處多盜，必指 Badjos 人，此名應係明史中著錄之實哇柔（見文郎馬神條）之對音，亦即美啞柔也。入暹便是文郎馬神國（Bandjermasin），今稱馬辰，「文郎」二字，殆 Bandjor 之訛讀歟（按閩南人讀「文」曰 Bun 或 Boon，「郎」曰 Long）？

五　結論

綜合上論，出余所考，實甚有限，苟不借鑑西方學者之著作，更不知從何着手，與言及此，能不慨然。英國此次所遭浩刼，並不亞於中國，然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之著名刊物（Bulletin），迄未中斷，內容之精，印刷之美，無異往昔，僅數量減爲年出一册而已，我人對之，作何感想。吾想國家之強，是多方面的，軍事、政治、經濟固極重要，但學術亦不應任其沒落。遠者不必言，姑言其近者，則自二十世紀以來，任何國家之隆替，幾莫不視學術之盛衰以爲斷，彼孜孜爭利，孜孜逐色之國家，而能見重於世界者，尚未之聞也。末繫以辭曰：伊誰之責，伊誰之咎，返國三年，思之不得。

本文屬稿時，承孫宕越先生供給閱學地圖，胡盡善女士代繪針位圖，附此誌謝

十七八世紀中國學術西被之第二時期

方豪

一　引言

十七八世紀時歐洲學者對中國之研究，即一般人所稱爲「漢學」或「中國學」(Sinologia)者，大致可分爲二期：第一期之研究者爲最早來華之教士，若利瑪竇(M. Ricci)，若艾儒略 (J. Aleni) 等，國人類略知其概。惟第一期爲啓蒙期或發凱期，自難望其有鉅大之成就，故欲窺彼時我國學術西傳之蹟，不可不注意於第二期之研究經過。但此一時期之歷史，已往論及者不多，國人對之亦頗茫然。本文即旨在彌此缺憾也。

二　繆勒與戴倍洛之努力

第二時期有一最顯著之特徵，即第一時期之研究者盡爲出家人（傳教士），至第二時期乃始有在俗人（非教士）加入工作。

最先脚身於漢學區域內者爲著名德國東方學專家繆勒 (Andreas A. Müller)（一六三〇——一六九四）。繆氏少時曾遊美國，爲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發起人之一。留英十載，得希德 (Hyde) 氏之啓迪，攻習中支。至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學習中國活字排版術。最後仍返回德國，所學遂益成熟。著有馬哥孛羅遊記訂誤與中文索引(現藏柏林圖書館)及「一六九五年之若干東方著述」(Opuscula nonnulla Orientalia 1695)與「一六八五年之中國範本」(Specimimum Sinicorum 1685)。(以上三書名均據拉丁文直譯，作者何所取義及書名之原義，因對原書未曾寓目，不敢臆度，故不能有較確之譯名。)前書出版於一六九五年，書中並包含有一六七七年在柏林初次問世之阿勃達拉氏「中國文」(Abdallah Beidawaei Historia Sinensis)，作者附有註解，且將前人研究所得亦一併採入，如：「中國之地理立名」(Geographicus imperii Sinici nomenclator)及「中國古蹟史」(Monumenti Sinici historia)(一六七二年出版)；爲使其書臻於美備起見，乃更將基爾旭(Kircher) 氏所作之金石學圖表說明亦附於後。

年，則在漢學上必更有創獲。張誠與白晉，均遵康熙之旨，專攻滿文。康熙對二人及徐日昇(T. Pevevra)頗爲信任，曾命參加對俄交涉，訂立尼布楚條約。迨俄國使臣入京覲帝，三教士亦隨班入朝，並以義大利語與俄國使臣交談。後洪若國法，乃留張誠在華，時爲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也。張誠曾八次隨侍御駕至蒙古，第五次乃偕康熙往晤某王公者，第八次則同往視察一新攻佔之地。其遊記逸趣橫生，俱被收入杜赫德(Du Halde)之「中國與中國韃靼之史地紀年政治及物產紀述」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出版錢德明 J.-J. Marie Amiot 著「滿文法」(Grammaire tartare-mandchou)，然其書僅修正張誠所著「韃靼之歷史研究」Observations historiques sur la Grande Tartarie)，張氏實西人之最先刊印滿文文法者，其功不可泯也。當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白晉回法時，康熙帝曾囑其再羅致博學多識之教士來華，並託渠攜書四十九册獻呈法王路易。此等書籍卽被藏於皇家圖書館。其時館中僅有中文書四册，爲路易十四之大臣，紅衣主教瑪薩林 (Mazarin) 所贈者。白晉曾印行二書：一名「中國皇帝之歷史眞相」(Portrait historique de l' empereur de la Chine)，一名「中國近況」(Etat present de la Chine)。次年卽回中國，乃專事研究中國輿地，測繪地圖，因多年勞瘁之結果，得於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七）以一統輿圖進呈於帝。其寄回法國之各項報告，亦爲人所珍視；而杜赫德之鉅著採用其材料尤夥。

洪若略諳醫學，曾以金雞納療治康熙帝之惡性瘧疾。凡三次回法；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亦曾攜書回法，書存皇家圖書館；最後一次返法時，彼乃以中國字典十二册贈該圖書館，而第一部滿文書之進入歐洲圖書館，亦在此時。洪若之報告盡載於雷哥皮恩(Legobien)及杜赫德合編之「國外教會之威人奇趣通訊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之第七八兩册，其他各册亦時見引述云。

四　杜赫德與雷哥皮恩之成就

杜赫德（一六七四——一七四三）氏雖不諳中文，然以其畢生努力，對漢學之研究實有其不可磨滅之功績。雷哥皮恩（一六五三——一七〇八）曾致力搜集國外傳教士寄回之報告，繼續發表於上述之通訊集，氏卒後，杜赫德乃起而繼其未竟之業。其書第九至第二十六各章均經其親手校改；全書尙有一重印本，則爲蓋倍弗 (Guerbœuf) 所訂正，而按各信所發出之地域編纂。

杜赫德之「中國……紀述」（全名見上），凡四巨册，以一七三五年出版，最受歡迎，不久卽有多種譯本。一七四三年英譯及德譯本問世。一七六三年海牙發行新版，增入頗多；英譯本以未經校訂故爲人所棄。反之，德文譯者拜耳 (Gottliel Siegfried Bayer)（一六九四——一七三八）則通曉中文，曾歷任各大學教授，爲當時傑出之東方學專家，後乃回返故鄉肯尼堡 (Koenigsberg)，在城內圖書館工作。一七二六年爲新成立之彼得堡皇家研究院所延致，被任爲教授，主講希臘羅馬之考古學。對於中國方面，則遺有兩大著作：

一、「中國大觀」(Museum Sinicum)，一七三〇年出版，二册。計有中國紀年，中國衡量度制，及韃靼何奴蒙古史，大約取材於劉應之稿本。

二、春秋節譯。

五　王代孟特與傅爾孟

十八世紀之漢學家尙有可資稱述者二人：一爲王代孟特 (Vandermonde)（一七二七年生於澳門，一七六二年卒於巴黎）；著有「醫藥材料」(Materia Medica) 一書，討論中國醫術，稿本現存巴黎。其次爲傅爾孟 (Et. Fourmont)（一六八三——一七四五），遠勝於前者。傅氏早年喪親，攻讀於馬薩林學院，被任爲安登 (Antin) 公爵之

瞑目而逝。然馬氏晚年與傅氏之關係，已不如前此之深摯矣。蓋一七三三年十月十五日馬氏曾自澳門致函傅爾孟，明言其並非不知傅氏襲用其書，惟不應將馬氏之書延遲出版耳。馬氏所以願以其本人著述寄與傅爾孟者，固亟望傅爾孟早日爲之刊印也。苟傅爾孟願研究其著作，彼必非常感激，且馬氏對傅爾孟亦有相當信託，故以稿本寄彼閱讀，但馬氏並無意交彼一人，而實欲使愛讀漢文之西人咸沾其益也。

傅爾孟不忠於友人之信託，亦未發表其稿本，直至萊姆薩在皇家圖書館發見馬氏抄本，始在其「漢文初級文法」E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中爲馬若瑟留一席之地。於是馬氏之名，乃暗而復彰。

馬若瑟又賴另一教士之助，著有拉丁中華字典，但此書是否傅爾孟所贈，如十三經及元人百曲，「趙氏孤兒」即其中之一也。此書曾由馬氏爲之迻譯，杜赫德亦收入其鉅著中。譚維斯(Davis)又譯爲英文，然福祿特爾(Voltaire)作「中國孤兒」Orphelin de la Chine)一書時，固早已採作題材矣。

杜詩精義

邵祖平

王伯厚有言曰：德非日新，不足以言盛，義非入神，不足以言精。杜甫之詩爲後人宗仰誦習者久矣，杜牧贊之曰：天外鳳凰誰得髓，人間空解續鸞膠。蘇軾贊之曰：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夫曰髓曰骨者，其狀杜詩之精義，可謂至矣。然不如杜甫自狀其詩之爲愈也。杜詩云：詩與不無神，又云詩成若有神，又云詩應有神助，又云文章有神交有道，其言神者屢矣。蓋神者，義之精也。詩之入神者，故大或千言，次猶數百，鋪陳終始者，不爲多，曲江三章章五句之獨寫胸臆者，不爲少，不效四言，不倣離騷，不用樂府舊題，不爲創，風雨詠舟前落花偶然似王楊盧駱之初唐體者，不爲襲，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者，不礙爲古詩，收斂灝瀾高聲硬語者，不礙爲絕句。神無長短，無多寡，無內外，無古今，無厚薄，無方圓，其來也不知其所從來，汪洋混浩，千彙萬狀，隨形寫貌，遇事瀝心，排天斡地，倒江竭海，出入元氣，與無始遊，杜甫豈徒千古之詩人冠冕而已哉！使其用世，則可爲禹稷伊呂，依聖則可爲顏閔游夏，嬉放則可爲漆園傲吏，憤鬱則可爲湘纍孤臣，其術其道，雖吾不知，其神則固相似也。至言文學，六經則以理爲文，諸史則以事爲文，莊子則以意爲文，諸子則以術爲文，相如子雲則以形似爲文，六朝齊梁則以聲色爲文，昌黎韓愈則以氣爲文，而襄陽杜甫乃以神爲文，文體雖不同，子美之所得，固無愧於古人，且有突過於古人者，沈鬱頓挫，自謂過之，非妄語也。杜詩之精義，後世固有知之者。嚴羽儀卿論詩曰：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悽惋，其大致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沈著痛快。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儀卿知之，而言之不詳，且以李白對舉，易惑起文學史中之李杜優劣論，吾不取也。今秋都講國立四川大學，有專家詩一課，專講杜詩，因剌取各家箋杜之長，斷以己意，補苴發皇，勒爲述抱負，明興寄，探義蘊，究聲律，參事實，討警策六目，而顏其篇曰杜詩精義。杜詩固有精義，說者或得其粗，是望國內學人詩家之賜爲糾彈而

比興，松樹障子歌，從李尊師，生出感慨，其妙遠不測之趣，殆難端倪，掩卷靜思，則興寄悠然，可得而明矣。

次當論老杜之近體詩。如同一花鳥也，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則勸宦流走；稍知花改岸，始驚鳥離舟，則曲折夷猶；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沈著悲涼。以所處之境一異，興寄卽各有不同也。更如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據宋人蒼溪漁隱所論，以爲老杜晚適湖南，地主之情未爲肫厚，曾不如岸花之解送客檣燕之識依人爲可感，其興寄又一變焉。豈肯如石曼卿詠紅梅必曰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之徒爲貼切哉。近體中有如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揚州，此以思古而託詠也。東歸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此以思遠方而託詠也。其時間空間，悉見超脫，興象玲瓏。更如詠懷古跡第一首，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人以爲詠庾信宅也，實則句句自詠，玩之自知。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此二首，其第一首云：亂後嗟吾在，羈栖見汝難，草黃騏驥病，沙曉鶴鴉寒。楚設關城險，吳吞水府寬，十年朝夕淚，衣袖不曾乾，人以爲全首思弟也。實則下半首暗指當時吳楚守將擁兵恃險，行旅裹足，伐叛連三朝，萬方多難，宜有此阻隔之嘆。詩人之辭婉而沈痛，則十年朝夕淚，衣袖不曾乾者，亦憂國之熱情耳。豈獨思弟而云然哉。琴台詩之酒肆人間世，琴台日暮雲，人以爲詠司馬相如卓文君也，實則又自寫照。集中有走覓南鄰愛酒伴之句，自注斛斯融吾酒徒。又有莫厭傷多酒入脣之句，則客寄成都時，以酒自放可知，而酒肆爲老杜之人間世矣。草堂在成都西門外，地近琴台，觀其野老詩云：片雲何意傍琴台，可參知琴台日暮雲，乃杜甫自喻如日暮之雲，常傍琴台，奚必盡合相如文君。至結句云：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可聞，尤極沈痛。蓋夫婦之義，通於君臣，長卿悅文君之色，以琴心挑之，好之至患消渴，惟時主之於賢臣，未聞有求之皇皇者，淘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矣。故致嘆於寥寥不可聞也。此杜公之微旨也。他如題物詩之巫峽忽如瞻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一百五日夜之所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一以南京興起西京，見玄宗鑾輿出奔之人事大變，一以肅宗聽張良娣之言，外戚宦官鉤連預國事，恨不得清君側也。孰謂老杜只工直賦絕少比興耶？

更有諷刺詩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杜公生值亂世，目覩專閫軍帥，跋扈驕張，尸位文職，宴安失儀，故頗致其譏議，導以正道。如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云：日臨公館靜，畫列地圖雄；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興與煙霞會，清樽幸不空，忠國護友之情，悉寄於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十字中。蓋西蜀地形天下險，所守匪親，化爲狼豺，爲節度是邦者，嚴武自保，不奉朝命者多矣。嚴武之跋扈，見於唐史，則由不斷者，北向朝廷，猶劍門詩所謂石角皆北向也。水相通者，吳蜀所產，本可因水道而互通，如一旦叛變軍興，江路卽當阻梗。他詩所謂蜀麻久不來，吳鹽阻荊門者是也。兩句同一意，所以中言之者，熟覽利害，導彼忠貞翊主而已。此與寄幽微之詩，若直賦劍門詩，則直云意欲劉蘇蹕矣。更如宴戎州楊使君東樓云：勝地驚身老，情忘發興奇，座從歌舞密，樂任主人爲；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支；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人多以普通應酬詩視之誤矣。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則諷且至於斥焉。古詩西北有高樓，長安在戎州之西北，而云欲愁思，則國伐叛相尋，代宗之時，尚難賜大酺也。橫笛卽橫吹，漢時軍樂之稱，而云未休吹者，則朝廷尚在用兵，楊使君不挺身効驅馳翦平叛逆，顧反用軍樂靡于妓樂之中，恬安爲主人乎。此亦寄興深微令人不覺之作。若多猜行，則明言草中狐兎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豈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矣。

三　探義蘊

杜甫自狀其詩，嘗曰詩興不無神，詩應有神助，下筆如有神，此詩道之極詣，離去畦町蹤跡，猝不可求。然神卽理也，理亦義蘊也。

律，卽節奏翕侈，聲調亢抑，洽極雙聲叠韻淸濁陰陽之理，而歸於自然者是也。前者之音理，易於明悉，古詩近體，尚可依譜循案，後者之音理，不易窺測，歷代成家開派之詩人，創作聲調，莫有相同，而各盡其妙，則如李陵之得於淸壯，蘇武之得於[illegible]和，阮籍之得於蒼壯，左思之得於宏爽，陶潛之得於冲和，謝靈運之得於生新，李白之得於俊快，杜甫之得於悠遠，殆難一一詳陳。杜詩變調，大致皆方員老壯沈渾四字，而有不能一律盡賅其能事者。總之，此理微眇，留待學杜詩者虛心諷詠口耳自證可也。

音律之理，古詩與近體不同。討論古詩之平仄者，始於王漁洋之古詩平仄論，趙秋谷勒爲聲調譜一書，董文煥最後增爲聲調三譜，討論近體詩單句句尾仄聲句應須三聲輪換者，始於李天生。朱竹垞曝書亭集述爲專文，討論近體句眼七言詩第五字五言詩第三字要響者，始於宋人潘大臨，而大暢於淸人趙汸。討論近體詩單雙上下句雙聲叠韻之理者，始於淸人周春之杜詩雙聲叠韻譜。

漁洋古詩平仄論，以七古爲主，七言古之平仄，若平韻一韻到底者，未嘗雜以律句，其要在第五字必平，對句尤必拘。[illegible]七古皆學杜者，平韻到底之雙句，第五六七字三平相連，[illegible]嗣者也。杜詩如朱鳳行，卽其例證。若換韻者，[illegible]之於初唐四傑，大約首尾腰腹須鉄兩句稱爲正。杜詩如[illegible]行，卽其例證。七言古詩仄韻到底者，漁洋未嘗討論。今[illegible]行一篇觀之，大約上下句之第五字，以用仄聲字爲正，[illegible]究以用平聲爲多耳。至五言古詩，漁洋初無詳說。秋谷作譜，杜詩五古聲調譜，只列二篇，而云杜詩五古首首皆[illegible]，殊難一一。所舉與南征[illegible]，然不能定爲正譜，故以爲杜詩五古每一首皆自成譜也。總意[illegible]之律，五古平韻到底者，可舉同諸公登慈恩寺塔一首爲譜。每遂對句第五字，以用平聲字爲正。此詩十二韻，[illegible]涇渭不可求，詩能辨皇州，各有稍梁設三種句第五字用仄聲字耳。五古仄韻到底者，可舉[illegible]。[illegible]句第五字以用仄聲字爲正。此詩[illegible]韻，[illegible]道哀[illegible]衡，誰是長年者二聯句第五字用平聲字耳。至大雲寺贊公房四首中之第三首，全首聯句第五字，悉用平聲，以其似五言排體，姑不闌入。

五律詩，秋谷選月夜、寒宿左省、送遠三首爲例，皆有拗句，而送遠一首，草木歲月晚五字悉仄，奇險之極。不諳音理者，殆不可效顰學步。七律詩，秋谷獨示半拗純拗二體，無甚發明。總意拗體七律，[illegible]聲調，最宜有拗有救，未嘗不可列爲定譜。如暮歸拗體中四句云，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擣練風淒淒，南渡桂水闕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鼙，[illegible]字爲拗，[illegible]字爲救，月字爲拗，風字爲救，南渡[illegible]，[illegible]字爲拗，秦字爲救，闕字爲拗，多字爲救，此正可酌定爲譜者。若登白帝城最高樓一拗體，奇創險急冠集中，則不當援作譜尊妄爲定譜矣。

律詩更有所謂孤仄之忌者，近人程少珊云：凡作律詩，最忌孤仄。何謂孤仄？卽五律平平仄仄平之第一字，七律仄仄平平仄仄平之第三字也。此字[illegible]用平不可。若不用平，則音調卽啞，此可爲知者道也。[illegible]，[illegible]句[illegible]仄之否。愚按五律平平仄仄[illegible]，[illegible]，不至犯孤仄；[illegible]仄平平仄仄平之第三字，[illegible]，[illegible]犯孤仄。[illegible]江上[illegible]與一柱觀頭[illegible]二句犯孤仄，然超[illegible]之誰，一柱[illegible]是道觀名，無法[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句[illegible]孤仄，必有其不得已處也。[illegible]五絕[illegible]，[illegible]字[illegible]自創一種拗體，卒暮不平，錯[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人[illegible]做，惟[illegible]人[illegible]爲之，秋谷未曾列譜，今亦不論。

杜[illegible]近體詩[illegible]句句尾仄聲句配不犯重複者，此關中李天生獨窺杜律之祕。全集中五七律詩每單句縫韻處，發現其仄聲字悉三聲輪用，如上去入，如入上去，如上去上，如入去入，如入去上，如去入上，如去入去，如上入上，如去上去，如上入去，如去上入，如入上入者，[illegible]之不誤，[illegible]首[illegible]版本不同，[illegible]入而

爲表裏，久成定論。觀其濡染揮灑，細大不捐，波瀾獨老成，毫髮無遺憾矣。大篇貴有組織，有穿插，時事要在情景配合，始非史而爲韻文也。拜辭詣闕下，慨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豈暫忘。爲一篇骨幹，得大臣事君之禮。廟廊歸所所，人烟渺蕭瑟，厮養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干戈慘慼，蘇養爲難，流人未集，傷者且死，錢穀敝及歸蓬篳，觀兒女向己聞事艱難，小女學母施朱畫眉之狀，則文情纏悲，順跌而出，不覺破涕爲笑矣。送兵五十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鸇，破敵過衝疾，聖心頗虛佇，時義氣猶奪，借兵回紇，以暴易暴，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諷天子以虛佇，張時議之激昂也。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竟蠹醢，同惡隨寡析，不聞夏殷衰，中興頌褒姐，爲尊者諱，事君以禮，不諱賜妃子之死出於六軍之請也。馬嵬坡之變，劉禹錫詠之云：宮軍誅佞幸，天子捨妖姬。白居易詠之云：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自以爲寫實無虛誕語，而不知造意庸奢，且失事君之禮，此鈍粹歷史紀事詩所以不得目爲文學也。又觀杜詩哀江頭敍明皇攜貴妃行幸曲江事，不斥言太眞，而但言蓋前才人已足，不必明言嬌侍夜醉和春始爲配至尊者。文人貴有通識，立言貴在雅潔，北征哀江頭諸篇慎當，羣言紛赴，若駿馬之注坡，水之歸壑，眞詠事絕作也。

近人有譽陸放翁詩著寫從軍之樂，而短杜少陵專繪從軍之苦者，不知何所見而云然。彼兵車行者，據錢牧齋箋云：天寶十載，鮮于仲通討南詔喪師，楊國忠掩其敗狀，反以捷聞，更大募兩京及河南北丁壯擊南詔，人莫肯應，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軍所，人人愁怨，杜公著從軍之苦者，爲楊國忠激邊功以維相位，鮮于仲通師出無名發也。以其事在天寶間，後人乃與天寶十四年後安史亂起併爲一談，以爲老杜只有厭戰思想，豈非目睫之論乎。至如前出塞後出塞之作，據朱鶴齡注云：天寶末哥舒翰貪功於吐蕃，安祿山構禍于契丹，於是徵調半天下，人民愁苦，前出塞著從軍之苦，爲哥舒翰言之，後出塞又著從軍之苦，又爲安祿山言之也。杜公疾惡如仇，重肅紀綱，於王者之師，從無沮之之理，故於新安吏云：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於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云：戚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於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云：去秋羣胡反，不得無電掃。於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云：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至。又云：孤峯石戴驛，快馬金繮轡，黃羊飫不羶，蒲酒多還醉。於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云：雖時迴節鉞，戮力掃機槍。於送楊六判官使西蕃云：垂淚方投筆，傷時卽據鞍。於送靈州李判官云：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於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云：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於壯遊詩云：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行，翠華擁吳岳，螭虎瞰豺狼。於漁陽云：繁書請閫燕蓄蓄，今日何須十萬兵。皆富止戈爲武我武維揚之意，讀之令人心氣憤發，何亞車攻小戎，豈肯專詠征戰之苦耶。

杜詩命意有關用專旨趣而極深遠者。容齋三筆杜詩命意則云：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觝戲，亦未雜風塵，第三聯意味顯與前語不相聯貫，讀者或以爲疑。按杜之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盼賞持，然使政化如水皇恩若神，爲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時用此輩，亦無害也。又如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餅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寒甃沈，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此篇蓋見故宮井內汲者得銅餅而作也。容齋隨筆論杜詩處甚多，此則尤可貴，足見佳篇必須先領悟事實也。

杜公久客蜀中，屢依蜀將，生事可悲，安危尤可慮，故既云亂離多醉尉，愁殺李將軍，又云常恐性坦率，失身爲杯酒，憂生之嗟，可謂深矣。其所依之蜀將，前爲嚴武，後爲章彝，兩人恃才跋扈，怙權驕放，臣節皆不純。杜公與之雖有知遇之感，但每以正道糾之，使効忠貞，此賓主人事關係，亦不可不詳也。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云：

可也。蓋句句皆拙，謂之笨鈍，固不成詩，句句皆工，雕繪滿眼，亦傷元氣。此警策語與謀篇大大有關係處。不知謀篇而貪警策，所謂碎金屑玉，雖爲珍而不貴，七寶樓臺，拆下來不成片段也。

杜詩警策處，舉不勝舉，大約精壯飛動沈鬱頓挫二者，集中最多。茲略就五七古中剌取若干句以伸吾說，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速，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長劍如刀劍，人寰可超越，孤雲倒來深，飛鳥不在外，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晝洗須騰涇渭深，朝趨可刷幽并夜，豫章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此屬之精壯飛動者也。意態老柏青，義動修蛇蟄，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湫，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窄，吾將罪眞宰，意欲鑱參嶂，哀猿透刼壁，死鹿力所窮，不及父祖塋，纍纍塚相當，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塡溝壑，元氣淋漓障猶涇，眞宰上訴天應泣，黃蒿古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此屬之沈鬱頓挫者也。近體詩亦當以此法推之。

紅樓夢新考別編

嚴敦傑

紅樓夢背景之時代性，予今取其書內有關時日者試加以探討，以爲方豪先生近著紅樓夢新考之補證，爰題名曰：紅樓夢新考別編。

書內有三則重要線索：

（一）「是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明日大初一。」（第十一回）

（二）「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係這日未陸交芒種節。」（第二十七回）

宋人詩話論杜者極多，張戒歲寒堂外，要以吳沈環溪詩話爲佳。環溪之言曰：杜詩意遠，故舉上句，卽人不能知下句。又有險語出入意外，如白摧朽骨龍虎死，人猶能道，至黑入太陰雷雨垂，則人不能道矣，爲險處在一垂字，無人能下。如峽坼雲埋龍虎臥，人猶能道，至江清日抱龜鼉遊，則人不能道矣，爲險處在一抱字，無人能下。如江海闊無津，人猶能道，豫章深出地，則人不能道，爲一出字難下。如高浪蹴天浮，人猶能道，大鯨吹地轉，則人不能道矣，爲一吹字難下。如竹光團野色，人猶能道，舍影漾江流，人不能道矣，爲一漾字難下。如月湧大江流，人猶能道，至星垂平野闊，則人不能道矣，爲一垂字難下。如暗水流花徑，人猶能道，至春星帶草堂，則人不能道矣，爲一帶字難下。凡如此等字，雖使古今詩人極力思之，終不能到，如於星上加一垂字一春字，於水上加一暗字，初若生面，然易言天垂象見吉凶，書言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則星字上不有春字，淵明歸去來辭，泉涓涓而始流，春水水字，本有暗字意，但用流字意遠，人初讀不能使覺耳。

（三）「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已交卯年寅月。」（第九十五回）

第三則屬八十回以後，今知乃高鶚所補，俟下文討論外，茲先考測一二兩則之年代。

鄭鶴聲近世中西史日表錄清雍正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順治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芒種。鄭表於明末清初史日，頗多訛誤，蓋當時曆法頗易（此魯實先先生曾與作者函札討論及此）。清汪日禎古今推步諸

第二十三回：「二月二十二日是好日子。」
第二十三回：「那日正當三月中浣。」……一年
第二十六回：「只因明兒五月初三日。」……一年
第二十七回：「四月二十六日芒種。」……一年

「不知過了幾時」，以予估計，大約在一年以上，如是却爲六年左右，即使估計稍大，則差一二年於大體上無礙，蓋小說究不能以歷史觀之。

自此從二十七回起至五十三回止，一年內時日斑斑可考：

第二十七回：「四月二十六日。」
第二十八回：「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端午節。」
第二十九回：「正是初一日乃（五）月之首日。」
第三十回：「此時正是五月。」
第三十一回：「這日正是端午佳節。」
第三十三回：「且炎暑天氣。」
第三十七回：「擇於七月二十日起身。」
第四十三回：「轉眼已是九月初二日。」
第四十七回：「眼前十月初一日。」
第四十九回：「竟是一夜雪。」
第五十一回：「冬日天短。」
第五十三回：「臘月二十九日，……次日……引入宗祠。」

次一二年：

第六十六回：「誰知八月內。」
第七十回：「如今正是初春時節。」
第七十一回：「今歲八月初三日，乃賈母八旬大慶。」

按第三十九回云：「劉老老忙起身答道：我今年八十二了。賈母道：此我大好幾歲呢。」假定賈母二十一二歲出閣，賈母是年當爲七十五大歲，蓋第四十七回云：「賈母笑道：我進了這門來，連頭帶尾，五十四年。」賈母小劉老老六七歲，故曰「好幾多」。順治八年賈母八十歲，距生於明隆慶四年庚午。

第十三回云：「賈蓉年二十歲，祖乙卯科進士賈敬。」賈敬爲賈母大姪，則此乙卯指明萬歷四十三年，如賈母二十歲前賈敬已生，則崇德末年敬已六十餘歲，三十歲左右中進士，六十餘歲時是孫賈蓉應二十歲也。

此一證上考年代似不誤（用假者，以紅樓夢乃小說也）。

第五十三回臘月二十九日，次日除夕祭宗祠（回目），「次日」爲十二月三十日，又次日爲次年元旦，何以知之？

第五十三回「至次日五鼓，……進宮朝賀，彙祝元春千秋。」按元春誕生於正月一日，第二回云：「第二胎生了一位大小姐，生在大年初一。」第三回云：「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所生，故名元春。」故是年（順治六年）十二月大三十日，以曆法證之：

求順治七年正月初一乙卯朔：（按下求各平行，須以距冬至日數計算，今取十二月三十日，以驗合朔。）順治七年天正冬至九日四千三百二十一分，中積分二六六六二小餘六九〇四一二六六，積日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三，太陽年根三十三分三十五秒五十七微，太陰年根七宮四度一十三分五十九秒四十五微，最高年根五宮〇度四十六分五十秒一十三微，正交年根七宮一十一度一十四分一十九秒五十二微。正月乙卯步日躔：太陽平行一宮一十度五十八分一十六秒三十五微，最卑平行六度五十分〇秒三十八微，日引數一宮四度七分，均數一度六分七秒，加均一十二秒，太陽實行一宮一十二度四分三十五秒五十七微。次步月離：太陰平行一宮四度二十七分五十五秒四十三微，最高平行五宮五度二十分五十四秒六微，正交平行七宮九度四分三秒四十一微，一平均減六分四十五秒，最高平均加一十一分二十二秒，正交平均減五分三十五秒，日距地立方較九百三十三，二平行一宮四度二十一分一十秒四十三微，用最高五宮五度三十二分一十六秒六微，用正交七宮八度五十八分三十八秒四十一微，日距月最高八宮六度三十二分一十九秒五十一微，日距正交六宮三度五分五十七秒一十六微，

曲條「戊日寅時司命黃道」，又月方吉神條「四月寅時司命黃道百事，事向之大吉。」肘後經却云：「四月丙戌值夏大暑，支干無氣，象值返激，勝有吉神，百事忌用。」然肘後經冠婚類嫁娶條亦宜丙戌日，雷霆入中宮日乙庚月丙戌忌嫁娶，但是年正月建戊，四月建辛，與之無涉。

中法選擇部「五月丙辰宜結婚姻」，肘後經「五月丙辰，吉：上吉、大明、天貴、歲位、天醫、月德、神在。凶：章星、五不歸、五行忌、八絕。」此諸吉凶中惟章星忌嫁娶，上吉、大明、天貴、月德，俱百事宜用。又肘後經嫁娶類雷霆入中宮日忌丙辰餘丙辛戊癸月，是年五月建壬，亦無涉。

是年四月小，五月大，予復考之以嫁娶周堂圖，大月從巽上起初一，順；巽震艮坎乾兌坤離，小月從艮起，逆：艮震巽離坤兌乾坎，一日一位，遇兌值翁，遇離值姑，遇巽值夫，遇艮值婦，皆不宜。按如法推之，四月初三遇巽值夫，五月初三遇艮值婦，當以後者爲近，故尤二姐直隔半載，即爲喪命也。

又二十三回所云之「二月二十二日是好日子」，予考定爲順治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是年二月壬申朔二十二日癸巳，中法選擇部「二月癸巳宜移徙裁衣經絡開市」，肘後經出行類「移居」有宜癸巳日，故寶玉等遂是日遷入園內居住也。

此四處上考年代似不誤。

第七十八回寶玉祭晴雯有「相與共處者僅五年八月有奇」，晴雯於第五回已露面，僅紅樓夢於開卷數回，年代參差不齊，設寶玉與晴雯初會在癸丑卒前，即寶玉所云五年八月約略近似，（七十八回非晴雯卒年，乃寶玉追祭。）與上考年代亦不相違。

× × × × ×

第九十三回之甲寅，不知屬何甲寅，康熙十三年甲寅十二月九日立春，雍正十二年甲寅十二月十二日立春，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十二月十五日立春，惟至咸豐四年甲寅十二月十八日壬子立春，始與九十五回所云同（以上均據萬年表引萬年書）。然此點與時代不合，下舉二例可知之：

第九十六回：「如今八十一歲的人了。」是此值爲上云賈母八十歲之次一年。

又第一〇二回：「鳳姐冷笑道：……我也不久了，雖然活了二十五歲。」按第六回云：「這位鳳姑娘今年不過二十歲罷了。」相距蓋五年。

然則高鶚何以必取甲寅，此蓋應「虎兎相逢大夢歸」一句讖語，乙庚之年正月必建戊寅，甲寅次年爲乙卯，卯年實月，即虎兎相逢也。（註四）

或曰鄭表康熙七年二十六年四十五年雍正三年俱四月二十六日芒種，何知非是？

按康熙七年非四月二十六日芒種，此鄭表錯誤，康熙七年復用大統曆恆氣，以該曆推之，康熙六年十一月大至大餘四十三，小餘九千〇七十五分，次年四月芒種大餘三十一，小餘三千〇九十九分，次餘命甲子算外得日辰乙未，是年四月己巳朔，是以次節曆推之四月二十七日辰初一刻九十九分芒種。

至於康熙二十六年四十五年雍正三年距崇德七年遠遠，且以上引選擇各則案之，無有相合。（如推四月二十六日夜亥時長，俱較上推得早，雍正八年前均用前經法。）

予按乾隆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亦未將交芒種節也。

乾隆元年距冬至四十三分零二微，最卑行八度二十一分一十一秒一十九微，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太陽平行五宮一十三度三十八分四十八秒三十五微，最卑行二十八度二十八分四十八微，均數四十六分二十二秒，太陽實行五宮一十四度二十五分一十秒三十四度三十七分五十六秒五十四微，最卑行二十八度二十八秒五十八微，均數四十四分三十二秒，加均二秒，太陽實行五宮一十五度二十二分二十秒五十四微，如上術求得四率八百七十一分，應未正二刻一分芒種。

或曰雍正以此兩同時日辰之節氣，以爲全書回數[illegible]

高爾基論普式庚

陳伯吹譯

一

普式庚（Alexander Sergeyrich Pushkin）是高爾基（Maxim Gorky）的精神上的友伴。在他的巨量的論文，言行錄，書札，甚至於在他的若干的文學作品裏，高爾基永不厭倦地寫述關於普式庚的詩的卓越的優美，關於這位詩人的有生氣的靈魂的心，關於普式庚的在俄羅斯的文學史上，和俄羅斯的語文上的非凡的重要。

高爾基十二歲的時候，開始閱讀普式庚的作品；當那個時候，他也閱讀這位詩人的傳記。從此以後，高爾基常常把普式庚的光明的愉快的詩篇，以及它的深奧的內容與樸素的體裁，視爲一種不可超越的練達的作品。

在他的自傳體的小說「服務(In Service)」第十章裏，高爾基栩如生地描繪他的第一次和普式庚的詩的相識。

「有一個很長久的時候，我圍了普式庚的詩的樸素與音節的激動，覺得散文似乎是一種不自然的事物，並且讀它似乎是艱難的。那『羅絲蘭和呂密拉（Ruslan and Ludmila）』的序文，使我憶起我的祖母的最佳的故事；牠們都是十分奇異的凝集而爲一，並且那些一行行詩句的簡明的眞實，使我驚異：

在這兒那注意不到的小路上，變得密集的
人們走不知道的野獸們的足跡。

我重複着這些驚人的詩句，並且悠然神往地彷彿看見了這些難以認清的小路，對於我多麼的親切；我看見這些神祕的脚印，在這被踐踏過的草上，和沈重如水銀的露珠，依然在牠們上面……

「令人讚賞的普式庚的神仙故事，來接近我的心靈。把它閱讀難過，我就能背誦了。正當上床的時候，我閉着我的眼睛，喃喃地念着若干首的詩篇，一直等到我睡了去。我時常向幾個男傭人講述這些故事。他們歡暢地傾聽着，大笑着，咒罵着。雪陀羅夫（Sidorov）輕輕地拍着我的頭，並且悄悄地說：『那多麼好，唉！啊，天哪……』

『我的激動着的心境，被我的主人和主婦所注意到了，那個老婦人開始詛咒着：『你這個小無賴，你癡心在你的一些書上，但是那茶用的銅壺，已經有四天沒有擦了！我要爲你去拿麵棍來了！』

「『什麼！拿麵棍來！』我用詩句辯護自己，反抗着她：」

『被有邪惡的靈魂，並且害歇底惡
這個老女巫……』」

高爾基還在他的回憶錄中，寫着他的圍了對於普式庚的熱情，引起了搜取一小册普式庚詩集的願望，去放在他所有的那些貝隆格(Beranger)和海涅(Heine)的小册子一起。但是他的願望不能實現，因爲「在這市鎮上僅有的舊書商，一個可憐的老人，在普式庚書籍上索取一個太高的價格。」

童年讀高爾基，熟記普式庚的詩，把他所喜愛的各首，用心鈔寫在一本練習簿中。「羅絲蘭和呂密拉」是被他鈔寫進他的簿子中一首。

青年的高爾基，嘗試寫他的詩。普式庚是他的模範。在他的回憶錄中高爾基寫着：「我快樂地寫詩，但是我看見我的產品醜陋不堪，因爲我的技巧和才能的缺乏，我便蔑視自己。我曾經誦讀過普式庚，萊蒙托夫(Lermontov)，尼卡蘇夫(Nekrasov)，庫洛區金(Kurochkin)

夫，和契訶夫(Chekhov)建立的。」

高爾基注意普式庚的最重要的文學作品，在事實上使他像其他的偉大文學家，用極大的眞誠向他的同時代人的生活，貢獻一個尖銳的批評，聰明又嚴厲地赤裸裸地告發建築在人民的虐政上的社會制度的怖怖。高爾基寫道：「斯威夫特(Swift)，拉柏雷(Rabelais)，伏爾泰(Voltaire)，勒薩仁(Lesage)，拜倫，薩克萊(Thackeray)，海涅，韋海倫(Verhaeren)，法朗士(France)和一些別的人——他們，所有的他們，用着無可責備的眞摯和莊重，暴露統治階級的罪惡。在我們的國家中是格蒲葉特夫(Griboyedov)，果戈里(Gogol)，托爾斯泰，薩爾狄古夫，他常用雪特林的筆名寫文字(Saltykov Schedrin)做了的，還有這位無與倫比的普式庚，一個天才可驚的人。」

根據高爾基的意見，普式庚產生了極可注意的藝術的範疇——不僅是一種獨一無二的觀察的精微的寫實主義的性質，而且是一種產生概括的綜合的圖畫。高爾基說那普式庚是擅長「小說的藝術」，牠使他把生活描寫得合乎情理，這個使他創造了「貪婪的武士」和「歐根·奧涅金(Eugene Onegin)」。

「藝術」，高爾基寫道，「常常代表特性的——就是，誇張性的——牠把許多人的特有的特性，集中牠們成而爲一，如此把典型給了我們，例如，一個慳吝人的典型——巴爾札克(Balzac)的『格蘭特父親(Father Grandet)』，普式庚的『貪婪的武士』，果戈里的『波來烏士金(Plyushkin)』。」

高爾基把文學作家所創造的典型和性格，特別是普式庚的，指導給學生，注意牠們在文學中的承繼：「在這樣的承繼中，這些典型必須表示出不同的時代，在個性的構造上的效果，還有每一個作家所有的描寫的力量，以及飼養了文學的思想的承繼。」舉一個例子，人類所產生最佳的思想的順序，正顯示在普式庚的作品中。高爾基在俄羅斯和世界文學中解釋這準確的關係：「誰也得知道外國文學的歷史，因爲文學作品在牠的原質上是一樣的，並且在一切國家和一切民族中也都是一樣的。那雖一的形式的約束，是不成問題的；普式庚地『死魂靈(Dead Souls)』的題目給了果戈里，也許普式庚自己是從斯德(Sterne)的『多情的旅行(A Sentimental Journey)』中借用了這題目，這種事實是無關緊要的……緊要的是要知道好久以前，到處有了網，或者正在編織着『捕捉人類的魂靈』的網，隨時隨地都是，可是人民却把他們自己安放在這來自迷信和偏見中的自由人的目標上。」

除了關於普式庚的粗略的筆記和意見以外，可以在高爾基的許多批評的和報章雜誌的作品裏見到，高爾基把牠們編入文學作品的組織中，他的小說和故事的許多章節貢獻給普式庚。高爾基所有的要角常常說到了普式庚。說到他的風行一時的作品；他引用普式庚的一些詩，或者關於普式庚的一些人物來引證他們。這樣地說到普式庚的，我們在他的小說和故事中發見，「書(The Book)」，「一般無二(The All the Same)」，「膽小的情人的故事(The Story of a Timid Love)」，「英雄的故事(The Story of a Hero)」，「演習(The Rehearsal)」，「亞登莫諾夫斯的事業(The Business of the Artamonovs)」，「蟑螂們(Cockroaches)」，大都在他的這些作品中，在那裏面，他描寫各種智識分子的典型。

這兒，舉個例子，是諾伏克(Novak)說到了普式庚，他是在高爾基的「英雄的故事」中的一個人物，是一個加萊爾(Carlye)的「英雄與英雄崇拜(On Heroes and Hero Worship)」的讚美者，他主張個人對於集體的優越：「沒有伊凡四世(Ivan the Terrible)，沒有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沒有德國公主略德鄰(Catherine)，沒有普式庚，果戈里，杜斯遜益夫斯基(Dostoyevsky)，這個世界不會知道，並且不會覺得有俄羅斯。歷史常常是幾個個人的工作，英雄的活動的結果。義大利是但丁(Dante)和佩脫拉克(Petrarch)創立的；英吉利是由於密爾頓(Milton)、休謨(Hume)、霍布斯(Hobbs)」。

高爾基對於普式庚的思想，反映在他的許多文學作品中，但是特別顯著的是在他的小說「旁觀者(The Life Klim Samghin translated

『預言家(The Prophet)』那樣的頂點。」

對於普式庚的社會主義的描寫，高爾基顯示普式庚對於他的偉人，市民和詩人的地位，非常自覺的。普式庚是一個貴族；但是在他的詩「我的家譜(My Genealogy)」中，恰如高爾基所說的，這是新的呼聲；這呼聲就是，深信人有不靠他祖宗的業績，卻靠他自己個人的服務社會的功勳去得到榮譽的權力。在亞歷山大第一(Iexander I)這時候，在環境占有優勢之下，他自己為日耳曼人所擁戴，為俄羅斯人所排斥，這「貴族」一字，在普式庚有「自尊，一個人的人類的價值和內在的自由的自覺」的意義。

在普式庚以前，文學似乎被視為上流社會的一種娛樂，其時的作家們，被認為微末的書記似的，例如豐維辛(Fohvisin)和賴葉夫(Ryleyev)，最佳的是做朝臣，例如德海雯(Derzhavin)和茹珂夫斯基。「普式庚是第一個理解文學是國家的第一等要事，文學的工作是超過了做官吏的工作，或者服役宮廷的工作多多。普式庚是第一個喚起作家造登迄今尚未到達的頂峯。在普式庚以為，詩人是被需求去表白人民的思想和感情，去設想和描寫生活上的一切事情。」

高爾基論及普式庚在他當時候，對於政府，對於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以及對於宮廷的貴族政治的對立。高爾基說在他和政府的關係中，普式庚是十分坦白爽直的，當時上流社會的有權力的代表人物，被詩人用輕蔑和嘲弄所周旋着。

高爾基對於普式庚藐視「下流社會」這問題，予以特別的注意。這是明明白白的，普式庚藐視「下流社會」的根據，是一些反動派把普式庚列入他們自己的等級中去，其時急進派像畢撒利夫(Pisarev)，宣布他是一個不重要的詩人。高爾基對於「下流社會」，對於平民的那種輕蔑態度，是一般浪漫主義者的普遍情形，他們主張一位詩人是一位上等的人，絕對的自由，並且超然於國家和人民之外。這些普式庚的浪漫的前輩，沒有平民的觀念，對於他們的命運不感興趣，並且難得寫述到他們。

「普式庚對於平民的態度，是大不相同。真的，這位詩人似乎屬於浪漫學派，他，在若干首的詩篇中，即在關於「下流社會」最羞辱他的事件上表白他自己，說到詩人的超然，是「愚人們的判斷和冷血的笑聲；」因此高爾基堅持着普式庚用那「下流社會」這個字，不涉及到平民，俄羅斯的農夫。高爾基說：「普式庚是俄羅斯作家注意到民間傳說的第一個，也是第一個把民間傳說引進文學中去……普式庚把他的輝煌燦爛的才能，借給俄羅斯的民間傳說和神仙故事，但是完整地留下了他們的意義和力量……把『教皇和他的匠人鮑爾達』，『小金公雞(The Golden Cockerel)』，『沙皇薩爾登的故事(The Tale of Tsan Saltan)』等等——在所有這些故事中，普式庚在平民的無禮上面，從未被攻擊，去隱藏或者虛飾，對於僧人和沙皇的嘲笑態度，卻相反地在那上面加上了一切更多的語勢。」普式庚從西伯里亞的語言中，翻譯了若干篇的民間傳說。當他旅行的時候，他寫下了神仙故事和歌謠，改正關於司第潘·賴辛(Stepap Razin)的民間傳說，研究平民的生活和語言，在他的「哥爾育基諾村的歷史(History of the Village Goryukhino)」中描寫鄉村的生活。高爾基引起對於普式庚「從克雷羅夫(Krylov)學習俄羅斯語言，並且更進一步從他的保姆和馬車夫，街頭的小販，在酒店和客棧裏的兵士學習」的事實的注意，那是十分平常的事，普式庚「離開了都市，跑到鄉村去『欣賞』說話和思想的樸素，以及通俗的遊戲。」高爾基推論着：「當他說到下流社會時，這個人不關涉平民。普式庚尊敬平民，用他的內在的意識察覺牠的力量。」

「那麼，誰是為詩人所這般厭惡的『下流社會』？」高爾基詢問並且答覆着：「那是毫無疑義的，普式庚用『下流社會』這個字，用在上等社會，用在社會上在資產中生活的人。」高爾基，作著普式庚的研究，追究在他那時候，這位詩人對於上等社會的態度，並且去從普式庚的傳說中探索上等社會對於這位詩人的仇視的態度。這種仇視導演了他的悲劇的死。高爾基說：「他的命運符合着一切大人物的命